六十八

老楊是我們銀行裡的首席分析師。

在總經理要做重大決定以前，老楊一定要給總經理作一個相當徹底的分析。分析永遠在於這個決定的得和失。所謂得，當然是可能的得，所謂失，也當然是可能的失。

老楊在分析的時候，會用很多數學，可是他在做報告的時候，卻不會強調數學，而用非常直觀的方法來解釋他的分析。

為什麼他的分析一直受到重視，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資料非常正確而完整。如果我們要在某個地點設立分行，老楊一定會知道這個地區居民的收入、職業等等。我們有時會奇怪老楊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得到資料，據他說，他其實是用抽樣調查的方法，據我所知，他的統計學學得非常好，這使得他的資料得以非常完整。

因為老楊常常要收集資料，他養成了隨時隨地觀察的習慣。有一次，我們在一家百貨公司一樓的咖啡館喝咖啡，一個小時下來，他告訴了我這百貨公司情況不妙，因為提袋率太低了。果真不久，這家百貨公司傳出了財務危機的消息。更有一次，我們一齊到國外出公差，他又表演了一手，他猜那個城市的收入是多少，事後查證，他的確猜得很準。據他說，他是看街上汽車的牌子以後估算出來的。

老楊一直是一個很快樂的人，這也很自然。他的工作得心應手，薪水非常高，他從來沒有感到什麼壓力，因為他僅僅負責分析而已。最後決策的決定總是別人做的。何況他的分析向來非常有用。

前一陣子，老楊忽然顯得有點心情不好。他過去很喜歡講笑話，現在比較少講了。有人和他聊天，他也會發呆，好像沒有聽到你在講什麼。有一天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找他，談完公事以後，忽然發現他的牆上掛了一個鏡框，框內只有一張白紙，紙上寫了阿拉伯字的六十八，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？我當時百思不得其解。

老楊看出了我的困惑，他立刻叫我不要離開，他要解釋給我聽是怎麼一回事。他說前些日子，他到印度去出差。住在一家旅館裡，他住的房間有落地玻璃窗，可以看到街景，他注意到對街有一個小乞丐，來來回回地向行人求乞。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開始計算平均這個小乞丐在經過多少次求乞以後，可以得到一次反應，因為絕大多數的路人是不理會他的，一個小時以後，他得到了答案，這個小乞丐平均要乞討六十八次以後，才有一次成功。

老楊得到了這個答案，心中難過至極。因為他這一下可以完完全全地瞭解做小乞丐的滋味了。他想，如果我每次求職，要寫六十八封求職信，才會有一封回應，已經非常沮喪了，這位小乞丐卻終其一生，都要在街上向人乞討。老楊想，這種生活，他一天都受不了，如果要過幾十年如此沒有尊嚴的生活，他是無法想像的。

老楊當天晚上睡不著覺，他想起有人用數羊來使自己入眠，因此他就數起羊來，可是他每次數到六十七，就數不下去了。六十八忽然變成了一個永遠不能到達的境界。他從頭再來，依然到不了六十八。所以老楊在床上醒了好久，才能入睡。老楊的經驗使他覺得人人都應當在平時就假設自己是一個小乞丐，因為唯有這樣才能體會到乞丐沒有尊嚴的痛苦。他的兒子才參加飢餓三十回來。老楊卻告訴他，他應該虛擬實境，假設自己是一個乞丐。他的兒子試了一次，發現做乞丐的痛苦並不在於感到飢餓，而是感到個人毫無尊嚴可言。

老楊已經不能去豪華飯店吃飯了。對於任何奢侈的東西，他都失去了興趣。他常常去一家專門照顧窮苦老人的單位做義工，有人曾經看到過他做義工的情形。有一位同事說他從未看過這種態度的義工，我問他是怎麼一種態度，他想了半天，最後結結巴巴地說，老楊不是普通地在做服務而已，他是在侍奉。我懂得這是因為老楊知道窮人最需要的不是麵包而已，而是尊嚴。

老楊當義工時的態度，無非是要使窮人感到尊嚴。自從老楊開始侍奉窮人以後，他自掏腰包改善了很多設備。老人吃飯的碗換成了比較好看的磁碗，是淡藍色的，茶具也換了。最使老人感到高興的是新的床單和被套。

我們通常會說我們應該同情窮人，要對窮人有慈悲心。

老楊顯然在告訴我們，我們該尊敬窮人，因為他們最缺乏的就是別人對他的尊敬。

這種想法，來自一個數字：六十八。

老楊常常強調數據的重要性，他是對的，因為這個數字改變了他的一生。